

◆品茗谈文

历史是真正的诗人

林丽英

歌德曾怀着敬意说: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

在这作坊里发生的,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在这里,也像在艺术和生命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璀璨时刻并不多见。这个作坊通常只是那些编年史学家们,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件事实当作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被称为“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之一。茨威格出生在一个维也纳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但优越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妨碍他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向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和罗曼·罗兰等进步作家一起为和平而奔波,呼喊出“用我的躯体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维护和平”这样铿锵有力的声音。

作者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他认为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艺术家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而历史亦是如此。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他的十四篇历史人物特写的结集。这些短篇人物特写和他的长篇人物传记一样,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正如他自己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历史本身在那些非常时刻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历史本身。”

所以他把这十四篇作品称作历史特

写,而不是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传奇。这十四篇历史特写,分别向我们展现了十四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在这十四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人类的群星闪烁,那一刻,便是永恒。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涌动着匪徒、探险家、叛乱者兼英雄血液的巴尔沃亚成为第一个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仅仅一分钟的优柔寡断,格鲁希元帅就决定了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中失败的命运;七十多岁的歌德像情窦初开的男孩爱上了十几岁的少女,求婚未遂之后,老人在萧萧秋色中一气呵成地创作了《玛丽恩巴德悲歌》;流亡国外的列宁不顾自己的荣辱毁誉,乘坐一列铅封的火车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十月革命就这样开启了历史的火车头……

但它并不只是记录那些功名显赫的人物,那些闪耀过的群星,虽然在那一刻,使得天空澄澈;然而也可能有一个,可能是微小的,并不起眼的星辰在那一刻闪过光,改变了许多东西,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传记里的也并不只是那些被神化般的人物,还记录了那些近似于小人物不辉煌

的心路历程。比如巴尔沃亚对未来和财富有着近乎本能的渴求,这种毫不崇高的初衷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有更大的发现,促使他这个匪徒兼叛乱者到不朽的事业中去寻求庇护。

又比如《马赛曲》创作者鲁热——一夜之间的天才,在歌曲诞生后便不再发光。他生活堕落,四处躲债,甚至蹲过牢房。鲁热的歌被人传唱,但他却被人遗忘,甚至他去世时,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鲁热,仅仅在创作《马赛曲》的那一夜是天才。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令人震撼的话语,就比如亨得尔低声说道:“不,演出这部作品我不需要任何钱。我自己永远不收一分钱,我也就不欠别人什么了。这部作品应该永远属于病人和身陷囹圄的人,因为我自己曾是一个病人,是依靠这部作品治愈的;我也身陷囹圄,是这部作品解救了我。”

《逃向苍天》里的托尔斯泰回答大学生说:“我为此感到心灵的痛苦比肉体上的严刑拷打更难受,也许这正是天主为我而铸的十字架……我这个家比我戴着脚镣蹲在牢房里更使我痛苦……”

诸如此类触及灵魂深处的语言,总使人热泪盈眶。

耀眼的一瞬间在尘世的生活是极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命运始终只需要天才,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人物。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



高山雪原

雷洪波 摄

◆世相漫议

“喘口气儿”与“伸伸脚”

唐宝民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一所大学做旁听生,认识了食品学院的一位老教授。有一段时间,那座城市闹流行性感冒。有一天,老教授跟我说:“学院请了一位对流行性感冒颇有研究的专家,请他来讲讲课,在学院学术报告厅,你也来听听吧!”我最敬重有学问的人,一听说是专家——虽然不是我感兴趣的文科方面的专家,还是从内心深处升起一丝敬意,便立即答应了。

报告会开始的那天,我按时来到学术报告厅,没过几分钟,那位专家来了,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他,长长的头衔,让人记不清的各种获奖经历……这一切使大家对他更敬佩了,于是掌声更加热烈。他开始讲了,果然是专家,一个个术语、一套套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可谓是口吐莲花!我就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与他只隔了一张桌子,由于对他的专家身份心存敬畏,我竟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四十多分钟以后,讲课结束了,进入提问环节。主持人问:“现在正是流感发生的

季节,请问,怎样才能有效地预防流感呢?”这个问题吸引了在座的很多师生,包括我自己。专家回答说:“预防流感有两个办法:一是要多洗手;二是要保持室内空气畅通……”专家这句话说完后,现场一阵冷场,因为大家不相信这是专家给出的答案。

我们以为专家会给出一些另类、新颖的办法,但专家给出的这几点建议,差不多小学生都懂,还用着专家来讲吗?接着,主持人又问:“那么您看,要洗几遍手呢?”专家再次回答说:“至少两遍,最好四遍……”这句话说完,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了。出于对他的敬畏,我一直没敢大声喘气儿,但一看所谓的专家是这么个水平,我就没有顾忌了,开始大声喘气儿了。半年以后,我和外校的一个老乡谈起了这个专家。那个老乡告诉我说:“他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早年是卖保健品的,后来讲养生课,以专家自居,到处骗钱……”我这才如梦方醒。

近读张岱的《夜航船》,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

慑服。所以,和尚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故意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指的是一个人,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啦!”其实,“尧”和“舜”是两个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

有一些人,根本没什么学问,只是掌握了一点皮毛的东西、记住了一些术语,就敢自称某一行业的专家,在与人交往时,拉大旗做虎皮。但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所以难免会像上面讲的专家及文人那样让人贻笑大方。学问是装不出来的,如果真想获得别人的敬重,就得下一番苦功夫、学一套真本事,那样,别人就不敢在你面前大声喘气儿、放肆地伸脚了!

近日读到一部地方文献,书中收录了邵阳文献家刘达武的五言律诗《上伯隅师》:“沧海横流日,兰堂足典型。名留先正传,门署少微星。谢客清三径,遗安老一径。南丰时在望,何日再趋庭。”从诗的字里行间,弄不明白“伯隅师”是谁,而该书的编者注曰:“伯隅,即国学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

看到这条注解,笔者心生疑窦:比刘达武还小一岁多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会是他的老师吗?

疑窦产生之后,笔者又在心里自我释疑:也许是吧,老师未必一定年长学生。我虽不才,刚当教师时,教室里不是坐着几位比自己略大一些的学生吗?

然而,细细思量,总觉得这疑释得缺乏底气。诗作者刘达武,1876年生于邵阳县五峰铺一书香门第。400年前,他的老祖宗刘大邦由广西浔州府同知解组回江西老家途中,爱上了五峰铺,便在这里落籍生根了。1908年考取吏部学治馆法政班以前,刘达武基本没有离开过家乡。次年,他转学广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随蔡锷在广西、云南任职。蔡锷英年早逝,刘达武也便回了湖南,先在军政界任职,后致力于教书著述和整理地方文献。

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在1898年赴上海深造前,主要是在故乡度过的。此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学成归来,先后在武汉、南京和北京谋生。辛亥革命后,携全家随师友罗振玉侨居日本四年有余,潜心钻研学问。1916年,王国维回到上海,边教书,边研究甲骨文及商周历史。1922年以后,直到1927年6月2日在清华园投湖自沉,

◆思想者营地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

王丕立

孟轲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在我看来,就是蓄积于心的克服困 难、迎难而上的一股精神力量,就是舍我其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正义之气。

先秦时,燕赵吴越多慷慨悲歌之士,死士们前赴后继以报知遇之恩。李白在《结袜子》中叹吟道:“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回想高渐离铅掷秦王,专诸鱼中隐刀,手刃吴王僚,让放浪形骸的李白如此动容,袒露出历来文人的一

股豪迈之气!那些在地震中,用身体做成人桥,拱护儿女的父母、老师,那些用自己的血肉救治病患的亲人、义士,他们的心中也蔚然着一方浩然之气,为了成就大义,他们敢于牺牲金钱、时间、身体乃至生命。

一个人胸中有一股浩然之气,他就会变得顶天立地,不畏惧、不猥琐,即使衣着简朴,也能在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英气。气也是一个人的妆容,让他显出与众不同。

正如孟子所言,浩然之气要靠自己培养而成,不是与生俱来的。时时让豪迈之气涤荡自己的心胸,久而久之,便会浸染其中。多一些昂扬、多一些豪放、多一些激情,才能构筑一个人积极的精神特质,才能让他勇于面对人生种种挑战。

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像苏轼一样,始终吟唱“大江东去”一般的斧钺之音,历经磨难而不颓唐丧气,身处逆境而洒脱自若,开一代豪放词风,激励无数后来者,走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领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无穷惬意。

陈扬桂

「伯隅」是谁？

王国维都在北京。

王国维与刘达武的行踪,基本上没有交集点。现在看来,他们的师生关系就很难成立了。

那么,这个伯隅到底是谁呢?上下求索间,依稀记起光绪年间与康有为唱对台戏的邵阳籍举人曾廉,似乎有个伯隅的别名。查阅资料发现,曾廉果然“字伯隅”。

这个曾廉以思想顽固著称,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数百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变法图强主张的时候,他纠集另一班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公然向康有为等维新派“公车”叫板。但他的学问十分了得,从“于斯为盛”的人才库岳麓书院毕业后,曾在邵阳最有名的濂溪书院当过教师。

刘达武仅存的一本日记中写到,曾廉在濂溪书院任教期间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24岁的刘达武,正好就读于濂溪书院。由此可见,此处的“伯隅”当指曾廉,刘达武《上伯隅师》即是写给濂溪书院曾老师的。